

中国悬疑小说又一新的高峰

# 紫砂秘籍

悬疑小说

悬疑小说力作

中国悬疑小说大师张宝瑞携同好推出最新力作  
悬念奇崛跌宕 情节生动曲折

波澜起伏的故事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

张宝瑞 马也原 刘东昌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PUBLIC LITERATURE & ART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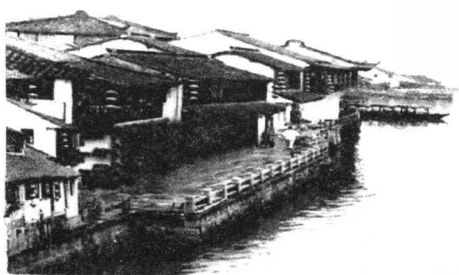
I247.5/650+4

2008

# 紫砂秘籍

悬疑小说力作

张宝瑞 马也原 刘东昌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PUBLIC LITERATURE &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紫砂秘籍/张宝瑞, 马也原, 刘东昌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80171-997-3

I. 紫… II. ①张…②马…③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0595 号

**书 名:** 紫砂秘籍

**著 者:** 张宝瑞 马也原 刘东昌

**策划编辑:** 潘爱平

**责任编辑:** 潘爱平 俞 杰

**责任印制:** 张金瑞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60 毫米 1/16

**印 张:** 13.125

**字 数:** 208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陶居惊魂 ..... | 1   |
| 第二章  | 紫色茶宴 ..... | 8   |
| 第三章  | 三清幽水 ..... | 15  |
| 第四章  | 钟鸣角楼 ..... | 22  |
| 第五章  | 秘籍咒语 ..... | 37  |
| 第六章  | 玉峰天成 ..... | 44  |
| 第七章  | 细道阴阳 ..... | 56  |
| 第八章  | 后山仙影 ..... | 71  |
| 第九章  | 名模失踪 ..... | 79  |
| 第十章  | 旧本碎片 ..... | 101 |
| 第十一章 | 惊悚再至 ..... | 109 |
| 第十二章 | 船坞浮尸 ..... | 124 |
| 第十三章 | 河底沉船 ..... | 145 |
| 第十四章 | 秘籍投火 ..... | 165 |
| 第十五章 | 还魂陶居 ..... | 181 |
| 第十六章 | 水落石出 ..... | 196 |

## 第一章 陶居惊魂

朱砂的卧室并不大，这使他回得屋来第一时间就看到：在他紫檀木雕花的卧榻上，一个美丽的女人半裸着卧在上面。

这样的情景并不是第一次。至少这样半遮的粉臀在他的眼里是时常浮现。否则他那毕生最为得意之作“春闺一品壶”，就不可能以女人的粉臀最饱满的部分做壶身。他研究了半生，终于在56岁时悟明白：最理想的臀形，是在臀部上方有紧绷的肌肉，看上去挺翘；而下方至大腿处则像上弦月的内弓；这壶掂在手里，弯弓的所在正是掌括的执着处，滑润得像凝着脂的白玉。

床上的粉臀正是这一种。

他是一个身怀绝技的艺术家，一个平生只爱紫砂陶艺和美女的老人，在这个时刻他还总是涌动春思，正是“明月随良缘，春潮夜夜深”。

“乖乖！我的茶真的有那么醉人吗？”

朱砂脱去自己身上的上衣，胡乱地挂到衣帽钩上，眼神却一直没有离开粉臀。虽说这个场景不至于让他立即血液沸腾，但也着实让他血流加速，头有点热了。

床上的女人没有反应。

朱砂走近床边，背着手又小声追问一句：



“怎么？真的醉得不省人事了？”

他看清了，床上的女人正是最后到来的客人，当地电视台的著名女主播欧阳婷。

她身上的衣服已脱尽，文胸和藕荷色的纱裙扔到一边……

“婷婷，怎么睡在这儿了？给你预备的房间不是在……”

朱砂一边说着一边将手送到欧阳婷的腋下，想抱她起来。就在他的指尖触到她的一瞬，就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婷婷的身体冰凉；待他扶起她，看到床单上婷婷双乳印上的两滴血，他被惊得失手扔下欧阳婷，后退了几步，大叫一声，晕死过去。

欧阳婷的玉体已冰冷多时了。

陶居的二层小楼和阔大的院子顿时乱成了一团。

朱家上下五口以及昨日来参加紫色茶宴的七位嘉宾都慌乱地出门，有的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好，就忙不迭地跑到走廊里，奔向朱老的卧室。

朱家出了事，还是人命案子，朱镇派出所的周勤所长第一个出警赶到了现场。

朱家是这古镇最大的名门望族，朱砂是当地乃至全省的名人，仅说朱家大院门楣上，那出自民国时期政界要员陈立夫之手书写的“陶居”二字就有很深的说道儿，这里含着对朱家陶艺的首肯。

朱镇是中国江南湖中的一个岛镇，四面环水；岛的最南端是一座以佛得名的山，唤做朝音山，朱家的陶居便坐落在朝音山下。因为香火鼎盛，人们便传说此山仙气十足，就连这山上的土都是宝，能烧出天下最好的陶器。这也并非虚传，朱家就是靠了这土成就了一代代陶艺名家；当然仅靠这土是不成的，朱家还有一部使人垂涎的陶艺秘籍《紫砂秘籍》。

周所长对陶居并不陌生，不过在子夜过后，去那个全部被装成深茶色的宅院，他还是有点发怵。别看他在这小镇上当了十五年的差，起初是做民警，后又做了所长，他还没有亲自处理过谋杀案。

朱砂已经被众人抬到了他卧室隔壁孙女朱娇娇的房里。知道老先生习惯的人早就在报案的同时请来了天华道人。

周所长进门的时候，天华道人正在给朱砂喂食一个红色的丹丸。

周所长站在门口，看着众人忙里忙外地端水递茶，扶椅子，抚弄前胸，





捶打后背。娇娇更是不住声地在朱砂耳边唤着：

“爷爷，别吓我！快点儿醒来吧！”

虽说周勤学过几天刑侦学，这会儿还得细细回想当时老师所教的现场勘查的步骤。

这会儿，朱砂老先生缓缓地睁开眼睛，环视了四周的人，当他看到天华道人，第一句话就是：“……没事吧？”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惑不解，只有天华道人握了握朱砂放在逍遥椅扶手上的手：“放心，没事儿的。”朱砂又慢慢合上双眼，养了养神，忽地想起了欧阳婷，叫嚷起来：“快点报案，我们家出人命了，这还了得？！”

周勤就势走近了朱砂：

“老先生，别急，我已经来了。”

“周所长啊，你可得仔仔细细查明白。我朱家还从来不曾出过这等事。那欧阳小姐是我家的客人。”

又寒暄几句，周所长开始在朱家五口和除了欧阳婷之外的六位客人中做询问笔录。

下半夜两点左右，两名年轻的警察路晓驿和朱金涛听到周所长的命令，也来到朱家，开始勘查现场。

现场因众人对朱砂的施救而被破坏了一部分。

朱砂的老式卧榻相当于现在标准双人床的大小，却是有顶有围。整张床都是用紫檀木雕镂而成，红漆描金，古色古香；床顶雕的是宋代官窑烧瓷做器的场景。床裙部分则雕凿着本地山水，高踞山巅的朝音寺，隐现在高大皂角树下的朱家庄和静谧的陶居；左侧床裙更有一个洞天，是一个完全央在水中的所在，从大小上看，几乎有半个朱家庄大，却是要驾小舟航行很远才可到达。左下角有字曰：天径有三两，藏路唯我知。华尘法吾道，韵真天然奇。

床上的陈设古朴，天然棉色的床单，只在角上绣着几把样式不俗的茶壶；用茶色的锦线勾勒，呼之欲出。

欧阳婷的胴体斜卧在榻上，脸侧向床外。勘查现场的警察一边用皮尺量着尸首与各参照物的距离，一边嘟囔着：“她能跟谁结仇，真有人能下此毒





手?”

“很漂亮的女主持。”

“一个节目的主持那可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死得好可惜呦。”

“凶手一定是个女的。不然，不然……”

他想说是妒杀。不过这会儿他正瞧见周所长走进来，不免把后半句咽了回去。

周所长满脸严肃，踱着方步。

“有什么发现?”

“还没有呢。”

“抓点儿紧!”

“是!”

周所长又踱了出去。

现场的焦点马上集中到了床单上的两滴血。

小警察在卧室门后找到了欧阳小姐白色半袖小衫。这小衫挺别致的，上部是一色的素白，只在腰际点缀着火红的郁金香花。

像白床单一样，衣服上有血渍，是在双乳乳头的位置，也是郁金香花的火红色，两滴血。

通体检查了一遍，除了双乳有出血点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破损之处。

周所长那里的询问也可以暂时告一段落，现场勘查的人也把现场图和勘查笔录做好。

三人一起来到了朱家的院子里。

朱家的院子比一般江南人家的院落大，两米高的茶色围墙下，种着开白花的茉莉花和玫瑰花。朱老先生认为，只有白色的花入得茶中才可能不使茶变色、变味，又可以在茶的香气之外有些许的花的清香。

院中一色是青砖铺就的地面，就如江南普通人家屋脊颜色那般。在院子的西侧，有一株硕大的皂角树，树的冠盖大如道观的房顶，半个院落都遮于它的伞盖之下。所以这里通常是朱家品茶、纳凉的所在。树下有大根雕制的茶几，在上面，茶具等一应俱全，更有趣的是，几旁还有一个不大的茶炉，



昼夜笼着火，以备不时饮茶之需。

知道周所长三人要在树下探讨案情，朱家少奶奶早早地将茶几上方的宫灯燃起来。朱砂老先生认为：任何现代化的设施都会有损于品茗的情趣，所以就不用电灯，而选择中间有一只高烛的宫灯。看上去是红纱黄穗的宫灯六面六角，照到下面不知为何竟成为紫色的光。

几旁只有一个有椅背和扶手的摇椅，透着一家之长的威严，一看便知这是朱老先生平日里与子孙们品茗时坐的地方；其他的座位都是圆形的绣墩。

先到的路晓驿和朱金涛很自重地捧着刚刚形成的卷宗，坐在了摇椅旁边的两个绣墩上。周所长踱过来的时候，二人正在私语。

“辛苦了，兄弟们。”

他杀！

这几乎是大家一致的看法。

路晓驿说起他的理由：“从死者颈部的淤血看，死因大概是欧阳小姐被一个力气并不太大的人扼颈窒息而死。像是一个女人或者老人做的。”

“说说理由。”周所长点上手里掐了很久的半支烟。取笔录的时候，他非常习惯地点上了这支烟。朱砂剧烈的咳嗽声让他又马上就掐灭了，一直掐在手里，并没舍得就地扔掉。

“颈上的掐痕很细长，又有长指甲留下的压痕，已经变成紫黑色。但是现场并没有搏斗的痕迹，可以分析为：死者在被掐致命前被灌了迷药，失去了反抗能力。”路晓驿把警校里学的刑侦学知识用得很透彻。

“嗯！还有呢？”周所长吐了一口烟。

朱金涛并没有跟老搭档商量，出口说出他的见解：

“这也倒不一定，也可能朱老先生的卧室并不是第一现场。也可能是在陶居里任何一个房间里施害，再移尸那卧室。在陶居外面被害移尸进来也说不定噢。”

“那不太可能。根据朱家人的证实，欧阳小姐来陶居是参加茶宴的。茶宴结束大约是在午夜前后。茶宴上欧阳小姐一直非常活跃地在众人间转来绕去，说笑逗闹。朱老先生发现尸体大约在下半夜一点半左右。噢！对了！你们对死亡时间有没有推定？”



路晓驿和朱金涛大眼瞪着小眼，谁也没说出话来。

本来他们打算说完第一现场的问题以后，下一个汇报的内容就是二人对死亡时间的推断。二人已经有了推理结论，一致认为：勘查现场时距死者死亡的时间大约有五个小时，也就是说欧阳小姐死于前半夜的九点左右。他二人对自个儿的这点能力坚信不疑。他们还坚信：即使有误差，上差下差也差不上半个小时。让周所长这么一说，二人都大惊不已。

看着头上方在风中摇来摆去的宫灯，想想：就在几个小时前，就在这儿，就是这盏宫灯，还照着一个活灵活现的“死尸”！

路晓驿和朱金涛身上所有的汗毛孔都锁闭起来，防着冷汗冒出来，也防着鬼魂儿跑进去。

几乎有一刻钟的时间，三个人都闭口不再说话。周所长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在要熄灭的烟头上对着火，大吸了一口。可能对两个下属工作成绩不甚满意，他自己伸手拿过卷宗来，一页页翻看着。宫灯的光亮本来就很昏暗，再摇来摇去的，更没法看清纸上的草图和字迹。可是最后一页上赫然写着：“死亡时间大约为前夜二十一时许”却让他看了个明明白白。

原本路晓驿二人还有一怕，真要是他们哪一个口无遮拦地把他们对死亡时间的推断直陈出来，不得被这土匪一般的上司骂成什么奶奶样儿？可是周所长看到这行字时，并没有像他二人想像的那样张口骂起人来，反倒是大口地抽起烟来。

挨坐在茶炉旁边的路晓驿觉得自己的右臂被什么碰了一下，突地跳了起来，栽向摇椅上的上司。

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三个挨坐的大男人起了连锁反应，一个跟着一个地踉跄着从座上站起来，准备奔向楼里。最后一个站起来的朱金涛个子高，慌忙间碰到了宫灯的长穗子。宫灯剧烈地摇晃起来，地上的东西一片大乱。

这时有人说话了，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几位辛苦。喝口热茶吧！”

## 第二章 紫色茶宴

三个慌了手脚的男人听到这女人的声音，更不知手脚往哪里放，头往哪里钻了。

宫灯的穗子被人扯住，整个灯也便不再摇晃，灯下的茶几和绣墩等物也都归了位。这个时候，三个来捉“鬼”又被“鬼”吓得糊涂的男人才定过神来，审视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灯下，站着一身蜡染衣裙的一位老妇，素朴而不失端庄。

大家都认出：她是陶居的女主人，朱砂老先生的夫人周天筠。她手持一把长嘴紫砂壶，笑吟吟地站在茶几旁。

“我是来给大家添茶的，”周天筠声音很平静，“天要亮了，外面露水重，别着凉。我看你们还是进屋里商量去吧。如果不方便让我听到，我就不客气，少陪了。”说着，她熟练地填满茶几上的三个茶杯，浅浅地点了下头，便径直走向陶居的楼里。

目送殷勤的女主人，三个男人才发现，她脚下穿了一双非常合脚的软底高帮绣花鞋，走起路来一丝儿声响都没有。怪道是三个大活人都没有发现，她什么时候幽灵似的来到树下，站了多少时辰，竟幻觉是欧阳婷的魂儿来问候。



周所长拾起刚才掉在茶几上的半支烟：“那也好。就给我们拣个现在没有人睡的房间吧。”

走在前面的周天筠并不回头：“您还觉得他们这些人有多大定力呢？谁还敢在死尸边上睡觉，早就走没影儿了。”

“这大半夜的，都上哪儿了？”

“娇娇陪着他爷爷去了天华大师的道观，儿子、儿媳去了儿媳的娘家，好在都不远……”

“您为什么没走啊？”路晓驿有一搭无一搭地问道。

“我一个行将就墓的人有什么好怕的？再说我走了，谁招待你们呢？倒个茶也得有个人呀！那可不是待客之道。”

听上去满是理。所以三人也便不再续这话茬儿，跟着女主人走进了一楼的一间客房。

房里也有一方茶几，四把高背椅子。

四人落座，周天筠又取来香烟和紫砂的烟缸，都放在周勤面前。

重置茶盅、茶壶，一壶酃酃的“碧螺春”在“紫砂小斗”里翻滚起乾坤。

周勤好像非常怕周天筠离开，忙开口说：

“朱夫人，你能不能再给我讲一讲你们家昨晚的茶宴。”

周天筠双手叠放在紫砂小斗上，眼睛眯成两条线，定睛在墙上一幅《夜宴图》上：

茶宴还得从主宾朱炽说起。

朱砂的祖上世居朱家镇。朱砂的祖父朱庠子生于清咸丰年间。17岁，娶妻贾氏。18岁那年便有了长子朱榭，也就是朱砂的父亲；次年又得了次子朱槐。28岁那年，像皇家的继位大典一样，经过整个家族见证的隆重仪式，他正式成为朱门从赵宋王朝传下来陶窑的第十八代传人。

别看朱家镇不大，可朱家陶窑烧出来的钟、壶、瓶、盏无一例外地被运到千里之外的京城，纳进皇宫。您说了：皇家喝茶能用几柄壶？那您就外行了。皇家可能一柄砂壶都用不着，就在架儿上摆着。宁可用不着碎了它，也不许流入民间。什么叫皇权至上呢！

让朱家陶窑受宠的第一要件，便是那朝音山上的陶土。山阳的土日积月累承日月精华，烧出来的物件明艳动人，呈现茶色而又透着赤红；山阴的土



要去尽表层浮土，在一尺下面取。这里的土烧出来的物件色暗近黑，但是光泽极好。

这朱家世蒙圣恩更是在于从祖上传下来的紫砂器烧焙工艺要诀——《紫砂秘籍》。书是线装的，一共七本。据说在这个秘籍里，备陈制作过程的全部流程。就连取土的时辰、盛器、地点等等都有讲究。

朱榭自小就同父亲在陶窑里学艺，也做出些许让人称道的物件，供王孙贵胄们把玩一阵子，也就完了，并没有传世之作；说起那次子朱槐，更不屑了。二十一岁那年，他就追随他所谓的“仁人志士”，剪了辫子，做了国民革命军。

朱庠子是个高德高寿之士，到了他八十岁高龄的时候，自觉再靠自己撑管陶窑日渐不支，于是在子孙中选中了最有陶艺天分的长孙儿——朱砂，继承朱家陶艺事业。这让其他子孙好个不忿。

1945年，朱家发生了四件大事。

第一件，朱砂率众清理出日本鬼子侵略时被土封起来的陶窑，到山上取来山阳之土，烧出光复后的第一窑陶壶，从小到大共四件——嘤、呷、喱、咧。四件器物横、纵、序、杂，不论如何摆放，都有不同的韵味。朱砂自觉得意，总冠“品茗四宝”之名。

第二件，朱砂翻建新居。二层小楼从三月十五动工，六月中便工程告竣。朱砂将工匠遣散，也不许他人接近，自己在新房子里忙活了半个月。当家人被延请回新居时，眼睛都瞪得浑圆：这新居俨然一柄硕大的紫砂器，连高大的院墙也是那茶色茶香的茶壶样儿，略泛光泽。朱家人从那时起便住在这里，再也没有迁居过。

第三件，朱槐、朱炽父子升迁，荣归省亲。

光复后，朱槐回到了南京，在国民政府里任了局长，他唯一的儿子朱炽也年满十八，从了军。仰仗在政府里做官的父亲，已经做上了排长。听说在老家的朱砂造了一幢举世无双的房舍，二人都想回来看看。

朱槐与朱炽回乡省亲，也让朱家上下体味了十天的亲情之暖。尤其是朱门事业传人朱砂，见到了经年不见的叔叔朱槐和从未谋面的堂弟朱炽，很是殷勤侍奉，拿出自己的得意之作——“品茗四宝”与叔叔赏玩。朱槐自是爱不释手。朱砂在一次酒酣之后，大方地将“品茗四宝”送与了叔叔。



第四件，要员题宅。

朱槐的上司陈立夫闻听朱槐描述朱家新宅的诸多神奇，也很想前往一观。终于在他一次出巡时，绕路来到朱家镇；见了这旷世之作，惊叹不已，信手提笔，亲题“陶居”二字。

1949年，朱槐与朱炽随国民党逃去了台湾小岛，从此海峡隔亲情，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每逢佳节或是静谧难眠之夜，朱砂心中总是生起长长的思亲之情。

七天前，他突然收到署名“朱炽”的电报，上书：“本月望日抵家，共赏家乡圆月。弟朱炽初八日自高雄”。

七天太长了，朱砂有点等不及；七天又太短了，来不及为迎接远归堂弟准备更多的东西。他竟再不出门，构思新作品做见面礼。还有三天朱炽就要到家了，凌晨三点，朱砂便带上三层细纱缝成的锦囊上了朝音山。回到家又把自己关进了十坪见方的工作室。连一日三餐都不出来，要家人用食盒盛着送至门口。

十五这一天上午，他终于走出了工作室。在午饭的餐桌上，他给孙女朱娇娇布置了任务：用下午时间送五纪请帖，请朱家镇镇长金绍良、市电视台女主播欧阳婷、著名江南名画家何逸云、三清观主人天华道人和江南名模莎莎小姐于当晚掌灯时分来陶居参加迎接堂弟朱炽的茶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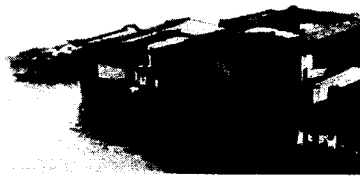
饭后，朱砂独自踱进了书房。从书柜里端出一方锦盒，打开来，取出上好的宣纸，抡起饱蘸墨汁的羊毫。左一张写得不好，撕掉！右一张不理想，团成团扔在地上。半个多小时过去，他还是没能把三个字写得顺自己的意。

最后，他发现锦盒上面的红色蜀锦甚好，也不管其他，一把撕下来，展平，铺在书案上，用镇尺压平。又换上一枝羊毫，用八分体书了三个大字：“半生月”。

这就是今日他给堂弟接风的见面礼，也是今夜茶宴的主题。

他怅然地颓坐进藤椅里：想人生能有几个五十年，怎禁得这般思念之苦。上一次与堂弟分别正是那陈立夫为陶居题字的时候。六百个月圆月缺！

朱砂就这般倚在藤椅里，醒醒睡睡，直到日头西沉，院子里人声嘈杂起来。



被延请的客人有四位已经到了，由周天筠和朱娇娇陪着，正坐在皂角树下的绣墩上闲聊。

穿着白色小衫、紫色纱裙的欧阳婷斜戴着一顶白色小凉帽出现在院门口。一边往里走，一边摘下小帽在面前挥动，向院中的主人和客人打招呼，扇起一阵香风。

娇娇很看不上她那浪样儿，于是装作没看见，依旧与何逸云看他新近画作的照片。倒是林莎莎袅娜着“T”台上的步履，笑容可掬地迎上去：

“真是千呼万唤才出来！让我们好等。”

“不好意思，台里的活儿太忙。”

“可就忙死你了？这么一会儿工夫，可能做成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业？”

“就你这张嘴厉害！朱老呢？”

这会儿与娇娇闲聊的何逸云听见欧阳的声音，正抬头望向这边，摆动着手里的画笔跟欧阳打招呼。欧阳故意不理睬他，在人群中寻觅着。嘴里说找陶居的老主人，岂不知她在找这陶居的少主人朱石。

朱炽被朱家公子朱石从码头上接到陶居，已经是掌灯时分。

朱砂被朱石的妻子请出书斋时，朱炽正一边说：“我那哥哥在哪里？让我好想啊！”一边往里走。

在门前，两个人的四只手握在了一处。

半天工夫如置身无人之境。就在那儿站了许久。还是周天筠走上前来劝：

“这五十年的话，就这么站着一气说完不成？客人们还等着呢！倒是给人家介绍介绍啊？！”

“这是嫂嫂吧？”朱炽依旧拉着朱砂的手，转过脸来对着周天筠：“上次来，嫂嫂还没过门哪！”

“可不是嘛！”朱砂用手掌揩了一把老泪，抢着说。

他急忙拉着朱炽走到皂角树下众人中间：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今天咱们家的客人。”从天华道人开始，众人一一被介绍给了朱炽，也纷纷落了座。朱石也落了座。周天筠将书房里的藤椅搬出来，放在了摇椅边上。老哥俩儿你推我让，到底还是朱砂坐在了主位上。

三十几样的茶点摆满了两张大的八仙桌，主食则是三大篓湖蟹。从镇上借来四个服务员忙活着布茶点、剥蟹子。本来周天筠和朱娇娇并不能坐上席





面，这是朱家几百年传下来的规矩。经不过朱炽的一再劝说，也就坐了。

朱砂站起身走进了房，不一会儿捧着一个红漆大木匣出来，重重地放在根雕茶几的正中间。一道紫光从上盖子的缝间直射出来。

大家揣测着里面到底是何等物件，竟能射出光来。

不待大家多费神思，朱砂将木匣打开，从中捧出一柄紫砂陶壶。

你道它有多神奇？

一句话——妙不可言。一轮满月，有阴云遮蔽。极细小处，有细丝穿着，提起则是壶盖，壶盖离开壶身，满月立即亏出缺儿来，变成了下弦之月；将香茶散入，注进开水，再盖上盖儿时，云开雾散，好一轮皓月当空！

在座的宾朋们大呼神奇。何逸云更是忙忙地抓起笔，在随身带着的素描纸上勾画这“半生月”的妙处，还连连地说：

“好啊，真正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真乃神来之韵！”

朱娇娇守在名模林莎莎身边，为她讲解着爷爷这作品的妙处，也算是解释何逸云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看上去她得意至极：

“论这紫砂术艺的美，都在形、神、气、态，你看爷爷这半生月，从形上说，外轮廓即是一轮如盘的满月，被乌云遮蔽，好生遗憾；那壶盖取下时，这明月又亏出缺来，意寓不能圆满，令人心生恨意；待盖子归了位，又有热茶在壶中滚沸蒸腾时，才见得云开雾散之满月，把爷爷对自然界的认知挥洒得一览无余。再说这神，即神韵，能令人意远，体味出韵律。‘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他跟朱炽爷爷离别了五十年，就如这明月有缺，现在两位爷爷又在家乡的明月下重逢，真是人间第一圆满如人愿的事。说到气嘛，陶艺作品内涵的和谐色泽之美，已经不需要壶上再刻什么字，所有能见到它的人都会在这一圆一缺中体味到作者气贯长虹的豪情了。这大概就是你何大师所说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吧？”

“不知朱老的这柄新作取了什么名字？我们也好看娇娇小姐对朱老爱之深切。”

林莎莎坐直身子，向朱砂发问。

“我的这柄是特为迎我兄弟的，正像娇娇说的那样，名为‘半生月’！”

又博来一片叫好声。何逸云向朱娇娇竖起大姆指。

大家正在赏玩着这半生月的妙处，朱娇娇不知几时离了席。不一时，她

